

潮头拾贝 |

回家

■ (宁夏)李耀斌

之一：
半辈子的光阴
约等于城里
悬在半空的一巴掌地
娘在这块地上
总说这不像房子
像个悬在空中的蜂窝
年关的时候
娘说
咱们回家吧

之二：
禁锢在这样的蜂窝里
默不作声的娘
每至年关
却要嚷上一两句：
咱们回家吧
娘说老院子里的草
今年怕又长高了一截子

之三：
家是什么
是这个蜂窝
还是那一片荒草

之四：
多年过去
娘的话渐渐少了
好多个年关
娘不再念叨
咱们回家吧
娘却学会了
扶着阳台上的铁护栏
长时间朝着
看不见的
那一片荒草张望
张望那个想像中
被荒草掩埋掉的房子

之五：
年关到了
我说
娘，咱们回家吧
娘站在阳台上的铁护栏旁
张望着
带说不说地丢一句
不用了
这样看一看
算是过年的时候
回了一趟家

之六：
娘的记性像是一年不如一年
娘彻底忘了那些年关前的念叨
那个保持多年的
张望的姿势
也没有了

之七：
娘忘了过年
忘了回家的时候
我却像是
记起了什么

之八：
不由自主地
每到年关
我学会了娘一样说话
学会了在阳台上的铁护栏前
做出娘张望的那个姿势

之九：
年关
我站在阳台上的铁护栏前
向着记忆中的 那一片荒草
长久地张望

之十：
年关节日
我下意识地
摆出一个张望的造型
我不知
年关节日
和娘一样
这么来一下
算不算
回了一趟家

回家的日子，我在晒坝劈柴

(组诗)

■ (四川)马道子

回乡记

雪花在高山,来了就走
走了又来,无数个来回
花开了在树上。她像在等着什么
所有的心事化成了水,干净的水
从故乡经过,停留在雪人里
那时天空很蓝,河水很清
我穿过的雪地,像一张白纸
刺得睁不开眼,摔了很多个跟斗
每个跟斗的下面,有冰
有枯草,也有黑色的泥土
以及坚硬的石头,和疼痛

过大寒节气,已经 40 多次
我习以为常,只是雪在渐渐减少
河床的水位在下降,乡间没有了小道
仿佛人间的脚步,走着走着
风一吹,就不见了

回家的日子,我在晒坝劈柴

风牵着马
马驮着我
我穿过雪
雪地飞溅火星
灼伤热气腾腾的心口

我站在了父母的身旁

站在春联的中间
眺望着远方
祝愿发小二娃、毛子和冬梅
诸事大吉

回家的日子,只要一想起他们
我就在晒坝里
抡起斧子
使劲地劈柴

回家

我走在河流的上面
比水高点,比鸟的翅膀低些
我一个人,穿越河床
河流越来越长,小成一个盲点
水中的影子,是搬动的群山
在大大小小的卵石里,流出水
那些数不清的花朵,留在死角

回到老家,总有摆不完的龙门阵
就像柴火上的鼎罐,沸腾着
飘着久违的香气

为这幅旅图中添加一个归人

(组诗)

■ (湖南)铎木

窗口

估计会回去,这种决定让人伤心
夜,依旧笼罩着幻想
来自颜色的新闻
解雇了一片次生林的虫鸣

中意的是一个女人的怨词与叹气
知否? 知了
命中的约定,或雪色中的羽毛
最快的反应是啼号

寒意是这样的：
外乡人挡住流沙与箭镞。那时
一个女人站在身后
我们说到了匿名和匿名的诗

内心的名字让我难以忘怀
却不在腹中。比如
回归线以南的那个木屋,我听见了
开窗的声音

烟雾仍在袅娜

烟雾仍在袅娜,最大的混乱
是人的影子
乡音死用了暗处的夕阳,拉扯着
翅膀和巢语

一些爱情报废了,昔日的伤痛
被人贴上落叶
我要付出一些责任,才能寻觅出那条石径
如炊烟一般,将乡村隐藏

雁鸟伤后可以换来月色,月亮伤后呢
季节又朦胧了
接近诗句
七个矮人走后,有了雪事

一点点寂静,一点点诡异
一点点让人陷入
影子纷纷倒下。更衣室的门开了
烟雾中,外舍落满一地

最合适的归图

不明确的因素让夜色焦虑
我看见一些烛光
它们在一条古道上穿梭
像落魄的磷火

以一个夜归人为核心,我归纳了
一段行程
不得不拿出围巾
哼着小调,喊着匿藏于囊中的名字

离落雁塘还有一段距离
前半夜,可以直愁
后半夜,必须独善其身
让脚步再轻些
和烛光一样的飘,才会寂静

目的不是惊醒沉睡的梅山,应为
这幅旅图中添加
一场风雪,一个归人

回家

风雪的日子,需要注释了
动车即将启动
我疲惫的期待再次兴奋,像一个
向山谷高喊的猎人,目送
雪豹穿过岩缝

云雀带来的欢呼让天空廓张
回音是带着颤音的谈话
我们说到了大雪压住的花朵,说到
灯火和对岸

身旁的湘西妹子剥开一个冰糖桔
用久违的苗语咀嚼
在大庸车站,她下车
身影消失在芳香之中

我仍向北而去,拥着千里的沉寂
被冬季挤压
蹂躏。雪一点点清晰



《回家》主题优秀作品选

潮头品茗 |

人逢佳节倍思亲

■ (四川)李长碧

越来越老的是年岁,越来越浓的是亲情。
春节时节,我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逝去的亲人——父母和兄长。

父亲李连科又名李级三。解放前是不固定的私塾先生,有时给乡民代写书信文告,帮助乡民调解纠纷,因为我父亲在当地德高望重,总能按当地的乡规民约解决许多棘手的民间纠纷,故当地乡民尊称我父亲为乡约。父亲于 1956 年 9 月病故,享年五十六岁。

父亲去世时,我还不到九岁。但父亲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脑子里。

解放前,我们家住长江边,即小地名“坝上”,现被长江水淹没。家里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自己的田地可种,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土地改革,我们在离坝上不远的小龙山邹家湾分得了田地。1952 年我们举家搬到小龙山邹家湾直到我们长大离家参加工作为止。

由于建国前我们家没田地可种,父亲又有其他不固定的事情做,没种过庄稼,他身体又不好,搬到小龙山邹家湾后,父亲不能下地干活,只能在家休养。我至今还记得他老人家穿着深蓝色的长衫,拄着拐杖在田边地角或院坝里走走停停。现在想起来他仿佛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尤其是在我刚上小学一年级时,父亲教我看图识字,教我认“天”时,他指着天说“天”上面两横无边,天底下有“人”。我觉得他就像孔乙己教咸亨酒店服务员认茴香豆的“茴”。我的三个哥哥小时候因为我们家里贫穷,没上过正规学校,都是父亲抽时间手把手地教他们读书识字,为他们后来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父亲是个智慧而慈祥的老人,可惜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差,父亲被肺结核疾病过早地夺去了生命。在他的身后有一大群优秀的子孙,可他只看到大孙子候叔。候叔这个名字是他老人家取的。候叔出生后,全家视如珍宝,我父亲经常卷起长衫抱着候叔白天在小溪旁听潺潺的溪水声听力,在路边看花草,晚上仰望夜空看星星和月亮,培养他的观察力,教他依呀学语。

父亲对我们每个人都深爱,记得父亲临终时,我在学校还没赶到他的病床前,父亲一直问长贵(我的乳名)回来没有? 当我急忙赶到父亲病床前时, 哥嫂都已站在我父亲的床前,我扑在父亲身上,听到他清楚地说你们大家都好,然后心脏就停止了最后的跳动,父亲与世长辞了。

母亲宋宅叔,是一位伟大的贤妻良母。她没读过书,不识字,但她心灵手巧。她善良,乐于助人,左邻右舍都很尊重她。她很勤劳,特别能吃苦。解放前,我们家还在坝上住的时候,我们没有自己的田地可种,但很想自己种点东西,于是每年的洪水退去后的枯水期,我们家都要抢着挖河沙地,种点麦子、蔬菜等,待到次年洪水到来之前必须收割,否则就毫无所获,可这些抢季节抢时间的事,只有我母亲一人辛苦劳作。

母亲是很辛苦的。但母亲还毫不犹豫地帮忙抚养了我么爸家的一个孩子李长城。因为么爸为了躲国民党抓丁,在国民党兵乱枪中遇害,家里就剩下么婶和李长城,生活本来就艰辛的么婶腹中还有一个胎儿,她难以维持生计,决定要改嫁,又不能带孩子去,在这种情况下,我母亲毅然决然地收下了李长城并抚养到他能自食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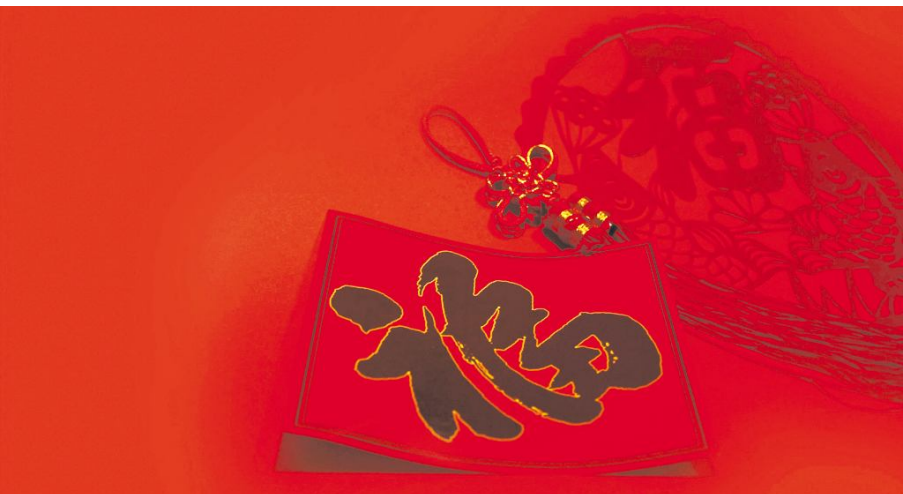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小龙山邹家湾分得了房屋和田地,母亲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参加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还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尤其是建立人民公社后,各地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集体伙食团。全队人自家不开伙,大人小孩都到伙食团吃饭。生产队的人都知道母亲的咸菜做得好,色、香、味俱全,就选她负责给伙食团做咸菜,并将她做的萝卜干、泡菜、盐菜、榨菜等用盘子摆装好,

乡途

■ (辽宁)静铃音

一路上,没有雪。
不禁想起我看着网络上的雪景图写的几首诗。想起卢梅坡的名句“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诗俗了人”。此时,窗外,冬季的北方,无梅又无雪。

可我的心是悸动的。在这春节将至的日子,我踏着春的脚步,一路向北而来。
向着母亲,向着故乡归来。
是生我养我的父母,是阔别多日的故乡,是即将到来的春天,使车窗外一切,纵然萧瑟,却蕴含着一种深沉的美。
土黄色的东北平原一路铺陈,随心所欲地延展着,直接天际。千里沃土,没有碧草,没有庄稼。但那一行行列阵整齐的玉米茬、一卷卷厚实的草、一户户农家院里的谷仓,无言又无声地讲述着过往:杨柳依依的春天,秸秆葱绿的夏季、黄澄澄的秋风,或许还有刚刚融化的一场雪。无论是哪一样,大地都默不作声地,既成长一切,又接纳一切。
今天的天空似乎也想配合大地,做一次



用专门编织的大篮子,篮子边上扎着花,选专人挑着在其他伙食团巡回展览,深受各地赞赏。

母亲不仅会做咸菜,也会做家常菜,至今还在回味母亲做给我们最爱吃的菜:如紫苏鸡、盐菜扣、洗沙肉、茄鱼等,而且这些菜的做法也基本传承给我了。所以,每当我现在做这些菜,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的味道。

母亲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能处理好世人都认为难处好的婆媳关系。我三个嫂子,除么嫂在外工作没和母亲长期相处外,大嫂三嫂都跟她长期相处,可很少翻脸。这在当年农村那个生活不富裕的情况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母亲 1981 年 5 月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我有三个哥哥,大哥即我称呼惯了的哥哥李长才。三哥李长元,么哥李长谋。可他们都相继离我而去了。我今年也七十有余了,才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兄弟姊妹只有今生,没有来世的深意与分量。

哥哥比我大近二十岁。哥哥在我们家庭中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他劳苦功高,顶天立地。

哥哥深沉、稳健、少言,威严而又慈爱。我妈妈说,我们从原来住的长江边“坝上”那个地方,搬到小龙山邹家湾时,我还不满四岁,是我哥哥一步步把我背上小龙山邹家湾的。搬到邹家湾以后,哥哥就是主要劳动力。当时哥哥还没结婚,家里分得了五个人的土地。这五个人的土地除妈妈忙完家务后能下地干点农活,其余全是哥哥一人干。因为他是老大知道家里的难处,他懂得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我们家几个人的农活,几口人的生活担子他一人担,也无怨无悔。

哥哥有几次脱产当干部的机会,但他放不下家里的老小,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

记得 1956 年,龙洞公社派他去种猪场当场长,1957 年红狮区委调派他去长江林场当场长,都被他拒绝了。1958 年又派他去二道村当驻队干部,这一次哥哥似乎有点动心了,因为那是他摆脱繁重的农业劳动跳出农门的极好机会,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跳出农门是求之不得的事呀。但哥哥权衡家里面的情况后还是放弃了优厚的工作,决定在家做好党的基层工作一并照顾好家里一切。这样在外工作的两个弟弟没后顾之忧,在家的人也无忧无虑。

哥哥留在家里确实对我们有利,在吃集体食堂和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为哥哥的巧妙安排,我们一家老小都平安地度过了那特殊年代。哥哥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献出了他全部的爱。

1962 年至 1965 年,我在故陵读初中,那时都是自带口粮,每周五下午回家,星期天下午回校,回校时就必须带足一周的伙食。我回校时,哥哥就会问给我带的伙食够不够吃,同时提醒妈给我多带点。哥哥还笑着对我说过:“妹女娃子,我只送你读书,我不给你送嫁嫁哟,你要好好读书哦”。当我考取了万县农校时,哥哥高兴极了。农校要求报名之前要把粮食户口关系办好。当时转户口要转三个月粮

乡途

■ (辽宁)静铃音

冥想。它没飘一丝云,淡淡的、悠悠的,蓝着。
天和地,都在酝酿。
鸟窝也静静的。一个、二个、三个、四个……数着鸟窝的数量的时候,我似乎看见春天里新生的小麻雀一只只簇拥着,张开小黄嘴丫,等妈妈叼虫子回来。于是我也就看见自己嘴角的笑。
树梢伸入天空一动不动。白杨树坚毅挺拔,枝桠在寒冷中直指苍穹,挣扎着向上,是大自然的一种精神,或许它们更喜欢这样静态地展现力量吧。

只是,常常会有风。
此时,一家小院和院门口凋零的柳树一闪而过。如果一定要有风,就是东风吧! 能开二月花的东风,轻裁柳叶的东风,垂杨紫陌的东风,且暖蓬心一寸灰的东风。
温暖的东风。母亲和故乡,永远是温暖的。
闭目养神时,母亲在红瓦上升起的炊烟向我袅袅而来。



食才上户,我们农村人没有细粮,只能用粗粮到粮店换。于是哥哥就请人帮忙一起往粮店挑粗粮,足足地挑了两天才够。到了报名入学的时候,我哥哥又亲自帮我挑行李送我上学。
哥哥为了我们的家,长期守护着我们的家而从不表白,从不居功自傲。这就是哥哥深沉稳健的表现。哥哥从事党的基层工作几十年,从当记分员到生产队长、民兵连长、支部书记等一直到他七十多岁退休为止。在他几十年的基层工作中,他获得许多殊荣。
哥哥的功德,我们铭记在心。

我的三哥李长元,他一生坎坷,终生不得志。但他满腹诗文,文学功底深厚,却无用武之地。在屈辱中度过一生,悲愤地逝去。

记得文化大革命前,他先后在高阳中学和龙洞完小任教,学生、家长都尊重他,爱戴他,他的教学能力毋庸置疑。他常常拿出自己微薄的收入资助贫困生。他对家庭也看得重,只是他后来的很多年无力爱家。记得他在高阳中学教书时,每逢节假日回家,都大包小包地带回家很多东西共享,如罐头、水果糖等当时很难买到的东西。他如果给三嫂买一段布做衣服,也一定会给嫂嫂买同样的东西,不分彼此,共享其乐。
终生难忘的是我在万县农校读书时,我当时也是被充分调动起来的革命小将,天不怕地不怕地参加大辩论大游行,随时都有死亡的威胁,我却初生牛犊不怕死。不知为什么在我们老家谣传我在武斗中被打死。害得我们一家哭成一片。这时三哥说哭有什么用? 三哥冒死出发来找我,当时长江轮船停航,只能徒步走到云阳县城再联系小木船到万县市。经过三天的艰辛到了万县市。三哥上岸以后,要经过层层岗哨才到了离码头不远的江城旅馆,说通了江城旅馆的门卫,就暂住在江城旅馆。第二天他遇见了他的一个学生,恰恰这个学生又是我的同班同学。于是那个学生就带三哥来我们住的地方,三哥见我精神抖擞,俨然一个勇敢的斗士,和同学队友们之间像亲密的战友。三哥高兴极了,说可以放心回家了。第二天我和我的几个同学一起去送我三哥,走到江边,三哥和那位船工已坐在船上等着。我蹦蹦跳跳地跑到江边跟他说话。我们说了一会儿话,船工说要开船了,船工一撑船,一下就撑到离岸边几丈远,这时我才明白三哥的用意,我哭着跳起来了,可三哥笑得特开心。因为没带换洗衣服,三哥买布给我做新衣。我回去以后,一家人由悲变喜。

文化大革命后,三哥因小时候误入国民党的青年军遭到了灭顶之灾。他是个很有自尊心的人,像陶渊明样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尤其经过近二十年的铁窗生活,心理受到极大的创伤,扭曲了性格,使他多疑、孤僻,不相信任何人。由于自卑,不愿跟任何人交往,致使他与家里人也疏远了。有人都说他是性格悲剧,我却认为是社会悲剧、政治生态的悲剧,毁灭了一个能为国家教育事业做贡献的人才。
三哥人生的悲剧,是当时那个病态的社会给他造成的。我为三哥的悲哀而痛惜。我希望他那颗受伤的心得到安抚,安息九泉!